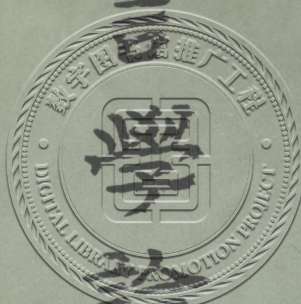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













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中華書局



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國工業出版社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毫米 1 16·15 3/4 印張·5 插頁·289,000 字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1,580 定價：(9)2.90元

統一書號：9018·53 63.8·京型



羅常培先生遺像



羅常培先生傳略

羅常培先生字莘田，別號恬庵，滿族，1899年8月9日生於北京。十七歲的時候，因父親去世，先生需要負起全家生活的担子，不得不一面作速記員，一面讀書。1919年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後，又在哲學系學習了兩年。不久就離開北京，先後在西北大學、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任教。1929年任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1934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36年兼任中國文學系主任。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占北京後，先生展轉到湖南，在臨時大學（北大、清華、南開組成）任教，後來又隨校遷雲南蒙自和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4年先生去美國講學，1948年回國，繼續在北京大學教書，又兼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

在舊社會裏，先生是一位勤苦力學的語言學家，寫了不少的著作，豐富了中國語言學的內容，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先生又是一位熱愛青年的教師，從事教育事業二十餘年，不僅講授深入淺出，而且督導甚嚴，培養了許多學生。在政治上，先生同多數舊知識分子一樣，徬徨於歧途，沒有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先生秉性爽直，富有正義感。例如，1944年國民黨反動派爲了鎮壓昆明的民主運動，揚言要解聘某些進步授教，先生曾寫信給重慶新華日報，揭露反動派這一卑鄙的企圖，並提出強烈的抗議。

解放後，先生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接受黨的教育，積極參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黨的領導下，做了很多工作。1949年先生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1951年任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1952年任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1954年改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1954年和1958年相繼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從1950年起，先生就擔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在黨的領導下，先生盡心竭力爲新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服務，多方延聘人才，逐步加強了這個研究所在漢語語法、音韻、方言、語言規範化和語音實驗等方面的工作。爲了更好地執行黨和政府幫助少數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政策，又在所內建立了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組。在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成立以後，先生還不斷地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問題，對這個新研究所的工作經常提出建議。

從1951年起先生患高血壓病，他深以不能爲黨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而感覺痛苦。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積極地參加了各項政治運動，努力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並且同其

他專家合作完成了《普通語音學綱要》(同王均先生合作)和《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的第一分冊(同周祖謨先生合作)。1958年冬先生病重入北京醫院。經多方醫治無效,這位卓越的語言學家終於在12月13日永遠離開了我們,享年五十九歲。

先生在語言學方面的貢獻,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漢語音韻學的研究 先生運用現代語音學知識,對我國和外國有關漢語音韻的著作以及散見於古籍裏的有關音韻的重要材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對前人著作裏有關音韻學的術語,做了科學的解釋;對古代某些聲韻母的讀音和某些音類的分合,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有關這方面的論文,如《知徹澄娘音值考》、《釋重輕》、《釋內外轉》、《〈通志·七音略〉研究》。爲了便於初學,還寫了一部《漢語音韻學導論》。關於漢語普通話的語音史和漢語拼音字母的歷史,先生有《〈中原音韻〉聲類考》、《論龍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話〉》、《國音字母演進史》等著作。

(二)漢語方言的研究 關於現代漢語方音,先生於1930年和1940年先後發表了《廈門音系》和《臨川音系》。關於古代漢語方音,於1933年發表了《唐五代西北方音》。這部書利用五種漢藏對音的材料和一種漢字注音的材料,提出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聲韻系統,並運用現代西北方音的材料,探討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流變。在此以前,曾於1930年發表《〈切韻〉魚虞的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一文,根據六朝詩文用韻的情況,考察了魚虞兩韻在那個時期的讀音。在1958年發表的《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裏,和周祖謨先生共同根據兩漢韻文研究了漢代江淮、秦隴、幽冀、吳越、青徐和西蜀在韻部的分類和讀音上的一些特點。

(三)積極提倡和推進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工作 解放前十幾年,先生就積極提倡並幫助學生進行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先生自己也調查研究過傣、白、傈僳、納西、景頗、獨龍、怒等語言,發表了《蓮山擺彝語文初探》一書和一些論文。解放後,先生努力貫徹黨的民族語文政策。由於解放初期少數民族語文幹部極端缺乏,語言研究所開辦了講習少數民族語文調查知識的訓練班。根據先生的建議,北京大學又增設了語言專修科。先生還積極組織研究所的人力幫助中央民族學院編寫了多種少數民族語文的教科書。先生在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工作的發展和民族語文幹部的成長方面,盡可能地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先生不僅孜孜不倦地從事學術著作,而且在解放後寫了一些有關宣傳黨的語文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紀念五四運動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在談思想改造的文章裏,先生常常聯繫思想實際,公開檢查自己的缺點。對自己著作中不恰當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也經常進行自我批評。因此,先生能夠不斷地前進。如果在晚年沒有高血壓症妨礙工作,先生一定還能爲新中國的語言學界創造出更豐碩的成果。

傅 懋 勛 1962年8月

目 錄

《切韻》魚虞的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	1
知徹澄娘音值考·····	22
梵文顎音五母的藏漢對音研究·····	54
《中原音韻》聲類考·····	65
釋重輕·····	80
釋內外轉·····	87
《通志·七音略》研究·····	104
《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	117
王蘭生與《音韻闡微》·····	122
漢語方音研究小史·····	142
京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	157
楊雄《方言》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地位·····	177
漢語拼音方案的歷史淵源·····	180
論龍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話》·····	184
校印莫友芝《韻學源流》跋·····	195
《聲韻同然集》殘稿跋·····	196
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	200
泰興何石閭《韻史》稿本跋·····	209
讀牟應震《毛詩古韻考》·····	214
《榕村韻書》正名·····	217
《十韻彙編》敘例·····	221
《北京俗曲百種摘韻》再版自序·····	233
校補本《十韻彙編》序·····	236
編輯後記·····	238

《切韻》魚虞的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

——高本漢《切韻》音讀商榷之一——

陸法言《切韻》把魚、虞、模分作三個不同的韻部，從《切韻》論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原則，以及法言“非余小子敢行專輒，乃述先賢遺意”的態度來看，這三韻的音值，在當時的方音，或隋以前的古音，一定有分別，絕不是法言憑臆杜撰的。但是自從唐初許敬宗議以魚獨用，虞、模同用，於是虞、模的分界混淆；自從《切韻指掌圖》、《四聲等子》和《切韻指南》把三韻併成一攝，使“魚、虞相助”^①，共為一列，於是魚、虞的分界又混淆。經過這兩次演變，所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韻》索性把三韻併成了一部了。並且現代大多數的方言，模韻在所有的聲母後邊，差不多都讀作 [u] 音，魚、虞兩韻在“牙音”、“喉音”、“齒頭音”和娘、來等紐的後邊，都讀作 [y] 音，在“舌上音”、“正齒音”、“唇音”和日紐的後邊，都讀作 [u] 音。所以模和魚、虞雖然“洪”“細”有別，而魚、虞兩韻已然彼此難辨了。

這種魚、虞不辨的現象，尚不祇唐朝以後為然。陸法言評論諸家取捨不同，已經有“魚、虞共為一韻”的說法^②，而同陸爽討論音韻的顏之推也曾說，“以庶（御韻）為戌（遇韻），以如（魚韻）為儒（虞韻）”，是北人輕微的謬失。^③ 可見隋時方音對於魚、虞的混淆，正跟唐朝以後的現象相同。那末，陸法言究竟為什麼把魚、虞分成兩韻？並且在他修集《切韻》的時候能不能分辨魚、虞兩韻有不同的音值呢？咱們要解答這個問題，應當先從六朝時候的方音分布情形去尋繹它的線索。

案《顏氏家訓·音辭篇》說：

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自茲厥後，音韻蠡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為之折衷。推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

陸法言《切韻·序》說：

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

① 《四聲等子》遇攝圖末附註。

② 《切韻》序。

③ 《顏氏家訓·音辭篇》。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說：

楚夏聲異，南北語殊。

又《條例》說：

方音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

可見從晉到隋的方音顯然有“南”“北”兩個大界限。專就魚、虞兩韻而論，顏之推既然說：北人“以庶（御韻）爲戌（遇韻），以如（魚韻）爲儒（虞韻）”；又說：“北人之音，多以舉莒（語韻）爲矩（慶韻）”^①；那末，魚、虞兩韻在南音有分別，在北音沒有分別，可以算是無疑義的事實了。咱們再拿晉以後的詩文韻讀來證明它。

詩文韻讀雖然不是考證方音的唯一可靠的材料，但是當時的韻書既然散佚，諧聲字的系統又已混亂，咱們捨去它們以外也找不出什麼更可靠的來。況且南北朝時候的文人對於方音既然抱著“各有土風，遞相非笑”的態度，那末，他們所作的詩歌賦頌之類，當然不會不按著自己的方音押韻，轉去效法別處的方音。尤其是當時流行的民間文藝像《子夜歌》、《華山畿》之類，恐怕更可代表真實的天籟，不會強押違背鄉音的韻脚。據我偏考六朝詩文所歸納的結果，大概吳郡、丹陽秣陵、吳興故鄣、吳興長城、吳興武康、會稽山陰、會稽餘姚、廣陵、彭城等地方，對於魚、虞兩韻很少混用的。例如：

陸機（吳郡吳人）^②

《上留田行》：除，紆，如。（《全晉詩》卷三，頁6）^③

《於承明作與弟士龍》：予，楚，緒，渚。（《全晉詩》卷三，頁11）

《贈尙書郎顧彥先》：廬，舒，疏，除，渠，徐，魚。（《全晉詩》卷三，頁12）

《白雲賦》：序，處，舉，佇。（《全晉文》卷九十六，頁2）^④

《述先賦》：舉，所。（《全晉文》卷九十六，頁3）

《懷士賦》：墟，居。（《全晉文》卷九十六，頁6）

《思歸賦》：楚，予。（《全晉文》卷九十六，頁7）

《幽人賦》：渚，佇。（《全晉文》卷九十六，頁9）

《應嘉賦》：語，予。（《全晉文》卷九十六，頁9）

《漢高祖功臣頌》：舉，海，旅，與，楚。（《全晉文》卷九十八，頁5）

陸雲（吳郡吳人）

《贈顧彥先》之二：暑，處，語，舉，楚。（《全晉詩》卷三，頁22）

① 《顏氏家訓·音辭篇》。

② 吳郡東漢改會稽郡置，屬揚州，治吳（今江蘇吳縣）。晉南宋南齊俱因之。案《晉書》陸機臨終云“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陸雲與荀隱對語自稱“雲間陸士龍”。華亭、雲間皆今江蘇松江縣之古稱。

③ 據丁福保輯《全兩漢三國六朝詩》。

④ 據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歲暮賦》：楚，駭駭，所，舉。（《全晉文》卷一百，頁2）

《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誄》：序，緒，楚。（《全晉文》卷一百零四，頁7）

張繡（吳郡人）

《河南國獻舞馬賦應詔》：攄，車，輿，墟。（《全晉文》卷五十四，頁4）

陸厥（吳郡吳人）

《中山王孺子妾歌》：車，餘，藁，魚，如。（《全齊詩》卷四，頁6）

張融（吳郡吳人）

《海賦》：書，魚。（《全齊文》卷十五，頁2）

吳聲歌曲：

《子夜歌》之十二：渚，汝。（《全晉詩》卷八，頁1）

《子夜歌》之三十九：如，疎。（同上）

《子夜春歌》：舒，裾。（《全晉詩》卷八，頁3）

《黃鵠曲》：渚，侶。（《全晉詩》卷八，頁8）

《長樂佳》：渚，許。（同上）

《懊儂歌》：許，汝。（《全晉詩》卷八，頁9）

《白石郎曲》：居，魚。（《全晉詩》卷八，頁10）

《青陽度》：杵，汝。（《全晉詩》卷八，頁12）

《白附鳩》：渚，許。（《全晉詩》卷八，頁14）

《華山畿》之四：渚，汝。（《全宋詩》卷五，頁15）

《華山畿》之五：許，汝。（同上）

《華山畿》之七：曙，去。（同上）

《華山畿》之十：許，緒。（同上）

《華山畿》之十九：渚，許。（同上）

《華山畿》之二十：許，汝。（同上）

《讀曲歌》之二十九：許，語。（《全宋詩》卷五，頁17）

《讀曲歌》之三十五：舉，汝。（同上）

《讀曲歌》之三十九：去，慮。（同上）

《讀曲歌》之四十七：語，緒。（同上）

《讀曲歌》之五十三：於，疎。（《全宋詩》卷五，頁18）

《讀曲歌》之五十九：慮，處。（同上）

《讀曲歌》之七十四：慮，去。（同上）

《讀曲歌》之七十五：慮，處。（同上）